

小小说看台

挠背

赵素馥

吃罢晚饭,我与老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突然他让我给他挠背,我轻轻地挠,他像猫一样舒服地蜷在我的怀里,我一边挠,一边问他,你知道一个人爱一个人是用什么来证明的吗?他反问我,我说,如果她(他)会一辈子心甘情愿给你挠背,而且乐此不疲,那说明她(他)就是爱你的。老公听完,不解的说,就这么简单吗?

我认为,爱并非是波涛汹涌,轰轰烈烈,有时是体现在无数件你数不清的小事里,就像天空中的那些繁星,虽然是微光,但在它们浩瀚的出现在你眼前时,一样是耀眼夺目的。

想想我的父母,他们的感情是很好的,一辈子非常恩爱。在儿时记忆中,父亲每晚都会给母亲挠背,从没有厌烦的时候。那时家里睡的是大炕,每晚睡觉前,父亲都会给母亲挠背,两人乐呵呵地一边聊一边挠,父亲给母亲挠完,母亲又会给父亲挠。一双温暖的手,却表达了他们之间无言的爱,虽然只是一个细小的动作,却促进了他们的感情,融入了许多爱的语言。

我小的时候,常常会躺在母亲的腿上,母亲用她的头发卡给我掏耳朵,我舒服地享受着,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母亲也会经常给我挠背,每次母亲都用她那满是老茧的手在我背上轻轻地抚摩,母亲舍不得用指甲挠,就用手掌搓来搓去,满眼都是慈爱。许多年以后,自己依然会沉浸在母亲给我挠背的情节中。

结婚后,老公接替了母亲的“工作”,每次我痒痒的时候,老公就会给我挠背。我喜欢挠背的感觉,喜欢手指在背部轻轻挠动的惬意,老公则会在我的指挥下帮我左挠右挠,笑嘻嘻的,不厌其烦,工作辛苦了一天,只要老公陪在自己身边,为自己轻轻地挠背,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爱意和温馨。当情绪不好或两个人闷气时,挠背也成了两个人和好的桥梁,只要老公那手不轻不重地挠几下,我的身体会不自觉地靠近,上了人的“当”还不知道,气自然要消,幸福感会油然而生。

就这样在细小的挠背的动作中,不知不觉我们的婚姻生活走过了30年。



雨洒花开 听松 摄

小林

蔡中锋

在我们工厂里,工人们收入原则是多劳多得,按劳分配。我从来不要求工人们加班加点,但几乎没有人不加班。

最近几个月,我到车间巡查时,注意到一个二十岁不到,名叫小林的姑娘。小林个子不高,又黑又瘦,工作却干得又快又好。我查了查她的工作记录,发现她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在16个小时以上。我还发现,她每天吃的,都是咸菜、馒头和稀饭,食堂里最便宜的大锅菜她也很少买。

半个月前的一个深夜,我到车间察看情况时,发现小林仍在加班。于是我走过去对她说:“小林,去睡吧,你每天的工作时间太长了,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

小林看我站在面前,有点紧张,她说:“谢谢厂长关心,我年轻,身体不会有事的。”

我说:“我查看了全厂工人的工资发放记录,在所有工人中,你挣的钱已经是最多的了,你年龄也不大,这么拼命干什么?”

小林听了这话,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我从小就没了爹,是我娘一人把我拉扯大的。半年前,我娘生了病,需要做手术。医生说,手术加上后期的治疗,得二十多万。虽然看完病能报销一多半,但我们家没钱,剩下的钱也拿不出来,手术也就一直没做。我想多挣些钱,好尽快为我娘做手术,不能再让她在家等着了。可现在钱还差得远呢!”

我说:“百善孝为先。’你是一个有孝心的好孩子,你不要着急,要注意身体,也不能光吃那些没营养的咸菜和馒头了。要不等你娘的病治好了,你却累病了,她知道后,一定会很难过的。”

一天晚上十一点半,我再到车间察看情况,发现小林仍在那儿加班,就对她说:“明天早晨七点钟,你要跟我去医院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病人,快去睡吧,我不希望这个病人看到你的一双熊猫眼。”

小林问:“去看谁啊?”

我笑了笑说:“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快去睡吧。”

第二天,我和小林到超市买了很多营养品去了市立医院。

到了病房门前,我推开房门让小林进去,小林一见到床上的病人,立即就扑了上去:“娘,你怎么会在这儿?”

小林的娘说:“我在这儿住了快半个月了,你身后那个人开车把我接来的,还让我暂时不要跟你说,怕你担心。他说他是你的老板。你们老板真是好人啊!我住院的钱也全是他交上的。”

小林感激地望着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我说:“你母亲的前期治疗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明天就要做手术了。她做手术的钱我已经交上了,你现在就去找主治医生,在手术单上签字吧。”

小林说:“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我娘治病钱我一定会还给你的。从这个月起,你就每月从我工资里扣吧,给我留下点吃饭的钱就行。”

我说:“不用。这些钱是我帮助你们家的,不用还了。你娘治病要紧!这几天你也不用去上班了,在医院照顾你娘吧。等你娘出了院,能独自活动了你再到厂子里去就行。”

半个月后,小林的娘病愈出院,小林回到厂里找我销假,她说:“老板,我一定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的!”

我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你工作的那个车间的主任了,好好带好这百十号人,就是你对我最好的报答!”

“我,我怎么能管理得了这么多人的一个大车间?”小林很是惊讶地说。

“工作能不能干好,和年龄大小关系不是太大。你技术好,人品好,我相信这个车间主任你能干得比任何人都好!走,现在我就亲自带着你去车间上任!”我带着小林往车间走去。

礼物

刘乾能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中标一个项目,晚上抽个空,一起吃个饭哈。”接到志宏的电话,守义意外中有点惊喜。他暗想,自打上次和志宏分别后,已经有五年多没见面了。

晚餐订在县城水井坡的一家小餐馆。守义赶到时,志宏已经坐在靠窗的卡座上了。一盘花生米,一盘回锅肉,一盘麻婆豆腐,一盘炒青菜,是两人每聚必点的。

那天,两个人光顾着聊天,啤酒成了摆设。也难怪,大学毕业后,他俩各奔前程。守义报考了家乡县城的公务员,成为县审计局的业务骨干。由于接连两次自然灾害,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多,竣工审计接二连三,加班加点几乎成为守义的家常便饭。灾后重建结束后,他调到县纪委,从事案件审查工作。

而志宏呢,先是考进一家事业单位,后来辞职进了一家公司,三年后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这次投中的,是县里的一个土地整理项目。

“看不出来,你现在是做大工程的老板啦。”守义一脸兴奋,仿佛中标的是他自己。守义知道,志宏有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哥哥,父亲瘫痪多年,为了照顾父亲和哥哥,母亲一边做着农活,一边还帮人带小孩。短短几年,志宏的事业能有如此好的发展,守义自然很高兴。

“你晓得的,‘黄蟮大窟窿就大’,做工程风险大。以后,还要仰仗老同学帮忙。”志宏态度虔诚,双手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老同学尽管放心,只要用得着,我一定尽力而为。”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转眼半年过去了。这天,正在单位核验案件资料的守义突然接到志宏的电话,说有要紧的事面谈。处理完手中的工作后,守义急急忙忙赶到志宏的工地。志宏一把把他拉到一旁,轻声对他说:“咱俩是同学,我也不瞒你了,我打算把这片土地的护坡处理变更为降坡加护坡。项目送审时,还请老同学多多关照。”

顺着志宏手指的方向一看,守义的大脑便飞速转动起来。如果按志宏的设想变更,工程量看上去似乎并不会增加太多,但因为涉及到挖填方,而挖填方的利润空间相对护坡要大,显然会增加投资。如果从工程管理的角度看,这样的变更似乎合情合理。但自从上次志宏说了请求多加关照的要求后,他便对这个项目格外注意起来。认真研究项目资料,守义了解到这片土地完成整理后,将被打造为有机茶栽种示范基地。而有机茶的栽种,对土壤要求很高,尤其茶地必须利于排水。事实上,坡地更适宜茶树生长。

想到这里,他对志宏说:“既然是老同学,那我也就实话实说了。你也看到了,现在咱县的茶产业发展正处于爬坡上坎的关键时期,我们做工程,既要保质量,更要看长远,更何况工程变更上的事,还必须严格按程序来。你说呢?”从守义的回答上,志宏没听出想要的结果来。

晚上志宏回家。刚进门,母亲就对他说守义来过,还给他带来了一件礼物。

志宏看到桌上有一个纸质礼品袋。打开一看,是一盒茶叶。茶叶盒里,有一张白纸打印的宣传单。志宏拿起来,闻到一缕淡淡的油墨味道。看得出来,是刚刚打印的。宣传单上,有机茶适宜种植的土壤条件、气候环境、栽植要求等内容十分醒目。

捧着宣传单,志宏陷入了沉思……

第二年清明节后的一天,守义收到志宏寄来的特殊礼物:两份资料复印件——一份获奖证书,志宏公司承建的土地整理项目,在全市土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评比中荣获十佳榜首。另一份,是茶叶栽种示范基地认证。原来,志宏公司严格按照设计完成土地整理,经市国土和农业部门共同检测,项目所在区域被认定为茶叶科学栽种示范基地。

美文|阅读|

创造天空的语言

梁爽

许多19世纪欧洲绘画中的云彩看起来与18世纪截然不同。其结构是如此丰富,卷云在翻滚的积云上飞舞,层云在低处盘旋。这有很大可能是因为直到1802年,云才被明确地分类。随后的研究影响了从约翰·康斯托勃尔到特纳(两人均为19世纪英国风景画家)的风景画创作。

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在自然科学的大部分领域都被分类法打得规规矩矩的年代,云,这个抬头可见的寻常事物,竟迟迟未能建立一个系统。一些人曾做过尝试,但都未能流行推广。即便在气象学家面前,云也不过是庞杂野性且不受类型控制的个体。

直到1802年,英国的爱斯克辛学会(Askesian Society)收到一篇论文,人类才开始对云另眼相看,论文的作者是一位职业药剂师卢克·霍华德。在花了数年时间观测伦敦的天空之后,自学成才的卢克·霍华德从云彩变化的种种形状总结出云的模式,并且写作论文提出对云进行分类的必要性:“为使气象学家能够将分析的关键应用于他人的经验,并简洁精确地记录自己的经验,或许可以引入一个系统的命名法。”这个说法礼貌而谦逊。其用以命名类型的三个拉丁词语——卷云、积云和层云则沿用至今。

1864年,在卢克·霍华德去世150周年之后,伦敦的科学博物馆在一个陈列柜中展示了他的部分研究工具和艺术作品。彼时,他的盛名早已从成功的商人、药剂师变成“气象学之父”,其影响力也从科学领域延伸到艺术领域,激发了许多伟大的艺术灵感。

与霍华德同时代的约翰·康斯托勃尔,以强有力的云上风景回应着这种关联性。

在1821和1822年间,他创作了大量以云和天空为主体的油画速写,并为创作每一幅画时的气象条件和一天中的种种写下日记。他下笔很快,但又极致精确,以尽可能接近他观察到的细节。1822年10月7日,他告诉朋友约翰·费希尔,他最近对“一大片天空进行了大约50次仔细的研究。”

作为最早在户外以油彩作画的艺术师之一,康斯托勃尔的创作朴实而直接。站在风景之中,眼睛看到什么,便画下什么。于是,画中便有了树梢和飞鸟。而他的关注点则始终在于风吹过天空时云层的形成。

彼时,身体抱恙的妻子在闲暇中养病,画家则在等待与陪伴中体验着强大的平静和执著。一切都在大自然中进行。而他选择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这样画风景是科学的,也是诗意的。他认为一个人应该画真实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从想象中创作。

如今,其中有些画作遗失了,有一些则遗失了具体的创作时间。康斯托勃尔或许不曾想到,自己对云的无尽热情,也为后世的艺术史学家们留下了无尽的研究课题。寻找,考据,对比,让遗落的碎片相互关联而彼此照亮,是令人煎熬且兴奋的事。

然而,正如艺术馆收藏作品,画家收集云层,收集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可曾真正抓住过一瞬间,拥有过一朵属于自己的云吗?时间总是稍纵即逝,云彩从未停留。

或许是为了安慰,英国赏云协会的创立者加文·普雷特·平尼一再强调,“收集东西并不等于要拥有它。你甚至也不用去想如何抓住它。你要做的,只是去看,去记录。”但是显然,他们做了更多。

2017年的世界气象日,世界气象组织(WMO)正式确认了一种新的云彩类型——糙面云,作为波状云向极端、混乱、无序发展的罕见特例。这是由赏云协会提出的,正如两个世纪以前,卢克·霍华德向阿斯克西斯学会提出的一样,人类的欲望从未止于凝视。如果不能代替大自然创造云,借由一种新的命名方式,创造一种新的描述语言和观看角度,也不妨是伟大的成就。

诗|笺|

春天里温暖的杏林——致敬白衣天使

杜敏

当凛冽的寒风从你灰暗的心空呼啸而过
当冰冻的大地踉跄着你凌乱的脚步
你不要流泪
请你抬头看看旷远而瑰丽的天空
微笑着,快意前行
我们在春天温暖的杏林,为你
剪下了满园温暖的阳光
种下了馨香满屋的花香

你说看到我们这身洁白
就像看到了圣洁的雪花
草长莺飞,红肥绿瘦
请记住我们美丽的约定
我们在春天温暖的杏林,为你
摆设了一道生命的七彩盛宴
在摇曳多姿的烛光中
我们见证了生命的熠熠生辉

